

諸院部

新集

國史院

附

總史官

歷代沿革

史官自黃帝有之夏商太史周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而侯國亦置秦有太史令漢至武帝始置以司馬談為之談卒子迂嗣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修撰之職以他官領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王莽改置柱下五史後漢至隋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多隸秘書○唐武德初因隋制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移史館於門下省宰相監修唐李元紘奏曰太宗別置史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品卑而有才者亦直焉（宋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

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俗呼為史院天聖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案每修前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待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為一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乃即史館開實錄院明

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為實錄院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修國史院著作局唯修纂日曆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實事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唐長壽中姚璩請仗下所言宰相撰錄時政記自璩始五代以來中書樞密院皆致時政記樞密院直學士編修太平興國八年蘇易簡為參政自是中書皆參政編錄唯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別撰不關中書直送史館起居注事見左右史門銓次其事排以日月謂之日曆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大元國史院有監修國史修史同修史編修官等員

羣書要語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詳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周禮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

傳吾見百國春秋墨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
○史之失自迂固始記繁而志寡○子謂荀悅史乎史矣文中
子刻於玉版藏於金匱焉天地相終晁錯對策國史之與將明
得失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溫嶠表明乎國史所以弘闡大猷
觀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自非鉤深李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
典謨懸仲尼之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蕭嵩制紬史策之微烈
俾垂作範之規用成不刊之典並同上王道之端人事之紀懲
勸教化在於春秋錯綜裁成必歸良直以中樞之餘力得東觀
之全才齊抗制脩明簡策惟尔之休同上裁成義例之條牛僧
孺制垂褒貶於國書○資刊削之能佇討論之美並同上摠史
官之微婉蕭勃制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迂董兼麗卿雲二
班傳稽合異同裁成褒貶同上掌東觀陽秋之重蕭遘制迂紫
微皇極之位摠簡書刊集之司孫俛制官當喉舌駭重陽秋王

鐸制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會要魯史以來
文憲之實足徵孔子因而修之同上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類要可以懲惡而勸善典籍有國之明訓荀
悅紀序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
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日本起居六典
詩句無金可寄東門傳有齒能欺柱下蒼陳瑩中送立之南歸
詩枕中鴻寶羞于進柱後惠文今迺寬何斯立次韻蔡撻奉詩
早辭右史春秋筆歸種東陵子母瓜李漢堯父舍人挽詩王階
良史筆金馬按天才楊師道詩

古今事實

皆稱良史

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迂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
而不華質而不悞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司

馬遷傳

就續前史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班固傳

皆出一家詳見監修國史

劉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領監修子元奏記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事載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本傳

咸稱二子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議曰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序事賡詳若固之序事賡而不穢詳而有躰使讀者躰之不厭信其能成名也

宜置座右

子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同上

抱藏南山

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藏於南山能存國史譔

號為穢史

爾朱榮於魏為賊魏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於是衆口喧然號為穢史並同上

為作佳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為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為之竟不為立傳又北齊魏收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无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書有五難

袁崧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

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典有五志

荀悅云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于室釋云躰國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難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

才有三長

劉知幾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孝也識也又唐鄭惟忠嘗聞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孝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本傳

吾有三恨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二恨不以進士擢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執簡以往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

執書以奏

魏暮詔遺中使取暮起居注欲視之暮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監誡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乞成漢史

蔡邕時為五原太守王智密詰邕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聞名高辟之三日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

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
付廷尉治罪邕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
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皆曠世逸才多識漢書當
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誅之无乃失
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
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既无益聖德
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遂死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

叙成國書

魏司徒崔浩及弟覽高謙鄧穎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
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
筆遂營於天郊東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
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構浩於太武帝帝大怒按
浩誅之及夷其族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又讀誦

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出執置檻內使衛士數十人搜
其上呼聲嗷々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
以為報應之驗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史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談為太史公太史公
季夫官於唐都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
留滯周南不得与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返見父於河雒
之間太史公執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
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

祖矣予死尔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論著且夫自獲麟以
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與海內一統明主
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
懼焉迂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亡而迂
為太史今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
有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
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諉焉
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欲遂其志卒述
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
相繼纂其職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與原始察終見盛觀
衰論考之行事略惟三代錄秦紀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本
紀十二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

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書藏之名
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荅劉秀才書

韓愈

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實
錄則善惡自見矣然此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
作春秋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及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
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硬死陳壽起又廢王隱謗退死
家習斃齒无一足摧浩范曄赤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
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得人禍則
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
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
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衰退不可為宰相知其无他才能
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者猥言

之上苟加一戕禁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其功役也夫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々掀天地決必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而纂之足下亦宜勉之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為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心甚不喜焉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採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禁一韓退之耶若果尔退之豈宜虛受宰相禁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懼尤大也則又將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尔設使退

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禁其号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迂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戕者

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致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致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異辭日以滋又則所云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致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蓋惑无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李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元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忍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人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國史院進 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三后在天誕著不謬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論次之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消昧且輒冒宸嚴中謝臣竊詒厥孫謀實為大訓必有不刊之典用扶可父之基赫裕陵制作擅百王之冠魏哲朝規恢宏七世之觀迨昭考之勃興備盛朝之足美治安之極部判所无禹繼舜繼堯顧三聖而守一道事繫時繫月宜一經以垂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緒蓋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符祐之成萃是非而雜揉攷崇觀政宣之志頗放失於舊聞賴故家遺俗之猶存致偉蹟閔休之可紀參稽定貫允厲昌辰恭惟 皇帝陛下宗祐宅心堯璫係念明烈祖之成德以庶邦惟正之供觀文王之景光善孝子述人之事欲壯西箱之御趣哀東觀之書臣等自愧庸虛敢知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細素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

代進 三朝國史表

呂伯恭

三后在天軼洪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爰勤信書
上干乙覽中質臣切以炎宋開万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丕
顯哲宗於皇徽祖淵神心之相授燁聖烈之增光載績武功壘
西羗滄郢之績祚秩元祀踵原廟丘澤之規紛綸圖謀之符璫
燦梯航之貢輯衆髦而建李嗣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嚴朝
著前揖商王之躅俯卑唐帝之抗運啓中興統承丕緒南陽基
命建武之元號重開東觀細書太初之後闕不錄博延新李論
次舊聞迨繼照以龍飛甫終篇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金匱
之藏副在有司為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為盛莫之焉京恭惟
尊號孝通神明誠贊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武之繩記動記言
下叶孫謀之燕播諸琬琰炳若丹青臣職總編攀功慙潤邑莫
測乾坤之蘊第翰鈔繫之勤述義舉共帝之書既垂成式由堯

舜文王之道願軫宸衷

律詩

寄孫之翰國史

曾子固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百
作何有餘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推調教倉儲合持詩書白虎
觀東護日月金華居

和尹諫議史館

王維

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洞有百年祿山藏太史書君恩隆二
帝具吳上穹虛

酬魏少侍直史館

邢恕

麗藻高鄴衛專美齊韓容喻難有屬筆削少能千

送分司陳郎中祗召直史館

劉禹錫

遠取南明貴公子重脩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

臨到石渠

送史館劉道原

蘇子瞻

十年閑坐樂憂獨百金構書收散亡竭來東觀弄冊墨聊惜舊史誅姦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新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諸院部

監修國史

歷代沿革

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唐**太宗以宰相監修國史及以他官兼領

注

房元齡為監修給事中余敬宗兼唐制宰相四人內一人帶

監修國史職**宋朝**從唐制史館有監修皆宰相兼領故事宰相兼職皆內降制處分乾德初以趙普兼監修止用勅非舊典也開室中薛居正以參知政事監修自後參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國史者不常置至道三年修太宗實錄宰臣呂端雖帶監修國史而不預焉其後重修太祖實錄遂詔呂端与錢若水等同修

端罷相李沆繼成焉景德二年監修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參知政事王旦權領史館事實為監修國史之職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帶監修國史優延老臣也宋朝有三館首相領昭文次相領集賢雜監修國史監修國史修日曆也故常帶入街自元豐王珪後宰相皆不入街中興之六年命呂頤浩兼提舉監修國史當時國史但指日曆願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首相即兼監修監修之名廢于元豐而復於紹興紹興二十六年沈該乃俟高並為左右僕射始分監修提舉為二至今因之權監修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領之淳熙五年趙溫叔為右丞相陞兼提舉國史院錢景魏為監修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答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率帶權字大元置國史院有監修國史而無權字

羣書要語

監綜史氏潤色大猷李固制主張徵勸總領典墳必使書法弥精動契春秋之旨鄭朗制兼刊綜之

禁蕭制踐黃樞之峻級摠青簡之刊修丁搏制

詩句褒貶唐書天曆上捧持堯日慶雲間子建上武元衡

古今事實

相臣總統

唐大詔令令狐綯監修國史制史閣要重近代以來率命相臣總統其務

秘監總知

史通曰太宗以梁陳齊周隋並未有書乃命李士分修使祕書監魏證總知其務凡有贊論證多預焉

對時政記

李吉甫為監修國史時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何事吉甫

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求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

論古宮室

許敬宗拜侍中監修國史高宗常幸故長安城按蹕徘徊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符三年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帝乃詔与弘文等士討論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

委在正人

天福六年監修國史趙莹奏麻蕘覽故事文冊之重委在正人編修之官擇諸髦士並晉書

不敢虛美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言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

陳五不可

劉知幾景龍初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揚再思宗楚客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惟漢東觀集羣儒稱述无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闍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无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

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奸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汪記類稟監修或頌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日曆劄子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戒示後世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臣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李士修撰又以兩府之大臣撰時政記選二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官員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

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体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斥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日弊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取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常務追修累年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日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卒取之時使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臣切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開修撰官甚欲紀述以纂修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

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
宣諭臣下奏對之語責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
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餘公官者以公功如狄青等
破儂智高文彥博破王則之類其貶公職者坐公罪如昨來麟
州守將及井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
據及迹狀分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
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為警戒
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詳史所據所聞見書之
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如
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章卷標
題目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
乞每至節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
有不勤其事墮管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

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
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
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
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
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修史

歷代沿革

唐初令狐德棻請修近代史遂命修撰名始於此
唐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宋**從唐制史館有修

撰以他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皆判
館與修撰官直館分季撰錄其後止脩撰官及判館撰次大中
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

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
以上方掌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
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曆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
官舊四人今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一員充之 元豐官制行因
史祿秘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局號國史院紹聖初復還秘
書省舊有修撰官至是改為修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等士充
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四朝志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屬史館
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二十
八年以修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修史一人同修史一人編
修官二人中具會要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為之者隆興
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焉乾道洪景盧亦以起居
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嘉泰後呂務觀李季章皆踵為之
大元國史院監修國史之下有修史

羣書要語

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拘白集除
韓愈制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同上竄定闕文裁
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業也元微之行獨孤朗制臣適執筆
錄太史韓文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
美史通論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晏公類要屬刊集於國典楊億
表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荆公行范正制眷言筆削宜屬
英髦通典

古今事考

彤管記事

牛亨問彤管何也荅曰史官載事用彤管以記事古今注

直筆正載

唐李翱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得秉筆以記注
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善惡皆取行狀謚議

蓋行狀多虛美今請但指事實直載事功

紀錄為職

元和十四年史館修撰李翱奏臣謬得秉筆史館以紀錄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核綜有才

蔣父外祖吳兢位史官幼從外家肆史得其書核綜羣籍有史才

宜選名才

朱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

宜遷秘監

貞元十一年史館修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修撰如故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書朝廷得失

之事則領史職者不為諫議宜遷秘書少監續通典

三出踵修

蔣父遷起居舍人兼史任父子伸大中二年為史館修撰偕歷史館修撰

四人並命

太和元年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祠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史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止於兩員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同上

操履無玷

淳化二年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徽之操履無玷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冲澹刻意

天聖中國史王安簡謝陽夏黃唐卿李斯鄆為編修官安簡神

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戲為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獨以付鞏

曾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李
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修撰近世修史必眾選文士
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無以易藻

汪顯謨藻字彥章公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
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出知湖
州詔領日曆如故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餐錢言行錄

訪求事迹

李益能撰蔡密札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
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宋本蔡下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
史官不無過失實乞將宋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奉

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躰乞於舊臣之家
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

參較得失

徐勣字元功為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宜取當時輔相家
記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東都事略

遂獨秉筆

宋祁字子京賈昌朝建議議修唐書命祁與王堯臣楊察張方平
為修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為編修而以昌朝提率
後相繼出外祁遂獨秉史筆同上

首獨委公

蔡北海先生密札行狀云王上採議臣之言肇置史官時紹興
二年為史館修撰以復承平之舊筆削之任首獨委公士艷其

榮

重臣兼領

宋璟蘇頲修國史制古之良史實難其人掌邦國之事明懲勸之道是以政駿弘簡茂先博物爰自重臣式膺兼領

少師增作

龍朔中許敬宗以太子少師增前作唐史成百卷總統史任

權重宰相

唐朱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閱其藁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本傳褚遂良傳遂良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權重宰相戒人君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職兼中丞

李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李士修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

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臺修撰有議事即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書有賞音

范曄論撰書之意曰吾文之傑思始无一字空設此書行應有賞音者自古体正而思精未有此也

才稱良史

晉陳壽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才

作傳謝德

北齊魏收修國史得揚休之助因曰无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乞米作傳

見國史門

集官重修

太宗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多有漏略可集
史官重加修撰

命自追修

程琳字天球奉服勤詞李科中選仁宗時修真宗實錄而起居
注闕命自追修書成遂修起居注東都事畧

精擇謹正

唐精擇史臣詔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純白業量該通
謹正有聞方堪此任所以承前蹤居史官必就中簡擇灼然為
衆所推者方令著述近日以來但知此職即知修撰非惟編輯
踈舛亦恐漏泄史事今後宜於史官內簡擇堪任修史人錄名
進內並唐書

綜覈班紀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繫月屬辭比事卒而必書用存有法

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自非經術文雅進德修
業出忠入孝匡俗佐時為朕室臣有邦良輔者孰可綜覈班紀
發揮蒼籀唐大詔令蘇頌行張說等監修國史勅令

號吳均休

南史吳均待詔著作累迁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
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
之書稱帝為齊明帝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
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勅付省焚之均有俊才躡清拔
有古氣好事者或教之謂之吳均躡

號賈鐵嘴

五代后賈緯充史館修撰以筆削為已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
任情晉彞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
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錠時翰林李士徐台符

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吾友叙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百錠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侷類不平目之為賈鐵嘴

古今文集

雜著

為齊相公讓修國史表

權德輿

省已无取受恩殊常倉惶震驚未及陳露今日中使奉宣進止授臣此職切自思忖非所克堪感戴屏營不知所據伏以褒貶善否裁成義類直辭是係往哲攸難臣謬踐台司无補皇化每憂覆敗上負聰明豈足以再紆宸慈累忝榮渥稽前古之彝訓昭聖朝之法誠立言載筆豈易其人量力循涯自知不可又自貞元四年李泌後宰臣遂不兼此職蓋以論著慎重留於聖心

自非時謂全才何以遠循故事用此內省以榮為憂况君幸必書時同堯舜之理任人以器顧无迂固之能所覩殊私特寢成命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周必大

揆才非稱聞命若驚切惟建官以六太為先實尊載筆作樂以一夔而足所貴重門若時聖代之信書方藉春卿之精識明是非於五紀昭功德於四朝自行荀表鴻鴈之行寧備迂固馬牛之走如臣者含毫无取濫吹有年紹興正是書林嘗參於編次乾道躋於禁路復貳於纂修逮茲三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然而叨塵數職懼力難勝度越宿儒隱心尤愧伏望 陛下擴大明而委照矜小技之知難成書專屬於名家虛次姑仍於舊貫免令尸素反滯汗青干犯宸嚴臣无任震悚俟罪之至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恭聆明詔有揚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有神明之

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持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相承无愧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媿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問李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為再叨妙選况蜀之耆儒家檀史李承命修纂允謂得之豈容未至躡蹶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 皇慈收回渙渥顧命耆儒摠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聞命揚然以榮為懼臣伏見先朝臣曾肇著論以為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者濫廁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无日如昔人所請也况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 聖慈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洪邁

恩輝狎至榮懼交中竊以史官之權從昔所重自四朝大典開院以來幾三十年臣三預編摩兩叨脩纂初无才李識之三長以裨筆削爰自去年蒙恩紀錄召從外郡俾續紬金匱石室之書賴聖李發揮功勳至曠期年于茲行有汗青之望庶得少逃罪悔上答恩知今乃猥緣晉除就陞厥以顯此重任顧何以堪伏望 聖慈存姑令仍舊其兼侍講一節更不敢輒辭所有兼修國史恩命臣未敢祇受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洪邁

七閩去朝夕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之班仰戴鴻私俯軫駑鈍中謝伏念臣本无能解積有功逾禁路持荷蚤占蔡

於清貫大州剖竹旋待罪於輔藩蔑報毫分悵違顏咫尺敢謂坐封之收召趣前宣席之對揚祿以真祠還其故步勸漢毀光祿之講安用腐儒纂周官石室之文復為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任之益專自顧蠢愚將何益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齊堯舜仁奉祖宗下建武之詔書正亦拔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紹廣記備言竊闕聖孝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詎彈佔畢之勤職召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樓鑰

疊被恩榮采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宏摹臣才不逮中職多共二北門視草顧五技之已窮東觀濫巾曾一辭之未措矧乍躡選曹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謂寵光進升論撰銓曹至允尚憂綿

力之弗勝髦俊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睿鑒遴選實能庶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詩話

白衣充修撰

丁謂與孫何齊名翰林李士王禹偁延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同修史

歷代沿革

宋舊有修撰官紹聖初方改為修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李士充之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之

大元國史院修史之下有同修史詳見國史門

古今事實

記歷代史

呂夏卿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東都事畧

上長編要

李文簡公壽號巽巖時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十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在史冊一覽難周別為長編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撰事目十卷上曰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言行錄

父子繼掌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數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焉東都事畧蘇頌以為五朝正國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聖朝要略

父子同典

李燾權同修國史先是子厚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措紳榮之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洪迈

拜命稠密拊心震兢切以史職至清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潤色於工旁人禍天刑實懼照臨之在上顧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一介之鰥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刪修之任矧二名之寵非侍從而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倘稽牘免立見器盈伏望皇帝陛下特寢新恩俾仍舊貫傳選立言之事來充紬室之官庶使尋庸獲逃曠敗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勅旨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狀 洪迈

專官演誥甫乞討論分職紬書忽參撰次蒙恩賜奕揣分屏營

切以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斷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辨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体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之紛々徒所傳之譏々矧今脩明三館之制揚厉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實錄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万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才豈臣斐狂可贊筆削伏望 皇帝陛下亟收寵渥別畀多藝必漬墨芝得人庶汗青之有日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樓鑰

疊拜寵光伏增震懼竊惟 高皇帝中興之烈信遠迈於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錄之書乃可傳於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摹如臣蠢愚遭世明盛自慚薄宦幸二入於脩門垂點從班未一登於東觀為真詞掖方忝誤恩共二史官敢迂清選欲望 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聖使專掌於王言庶或逃於公論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朱元晦

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惟 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万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况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

編修官

歷代沿革

宋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乾興八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一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季正館閣校勘李淑同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

差吏部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置編修二員五年詔更添編修二員 **大元** 國史院同修史之下又有編修官

詩曰 史筆應令諳骨差 王建上韓愈詩 端笏朝光殿歷稔朝雲 王維詩 陸詔刊延閣書高議平津邸

古今事實

更加清職

范文穆公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說書上令更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修官 周益公集

不負公議

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鼎總史事歎曰不愧古人之良史 游降撰

范祖禹在書局分撰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表進其書

修起居注

呂夏卿時修唐書以夏卿為編修官夏卿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与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 東都事略

請同編修

劉恕為人強記於書无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 同上

辟同編修

范祖禹字淳甫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職祕省時王荆公當國公未嘗往謁王安國与公善嘗諭以荆公意公竟不往見

編成卷帙

李燾編長篇卷秩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閣公遂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言行錄

修定事迹

李益能撰纂宗礼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宋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无不無失實乞將宋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撰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交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本朝會要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史事劄子

周必大

臣以非才被命纂脩四朝正史賴同寮協力衰類事實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体尤難竊觀前朝國史虽是眾人分撰然

當時案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訛舛粵自南渡以來文籍踈缺往往搜求散軼考證同異若非參合衆智深慮不相照應抵牾者多臣嘗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傳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脩潤庶幾首尾貫穿体制歸一无思慮不周之患如合聖意即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取進止

古詩

觀求叔五代史

劉原父

大意晚有屬先生拔書彙是非原正始簡古斥辭費褒善傷獲麟疾邪記有蜚處心必至公撥亂豈多諱何必藏名山端如避羅罽

寄求叔修唐書

劉原父

故人青雲客出入承明戶傳聞播六經絕筆獲麟初必復藏南山尚能訪隱居

請觀永叔五代史

劉攽

結繩去淳古文章被事業繽紛南山竹牋賦困簡牒大賢乃獨
樂逸軌誰復躡爛然霆雷光四海俱燁々

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三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廿四

新集

諸院部

記注院修起居注

歷代沿革

周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
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
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歷代有其
職而无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
帝言及賓客劄吞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
至隋置為職負列為侍臣與掌其事唐起居郎一人掌錄天子
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
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正觀中以給事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
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

隨之其後又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砌處時號螭頭敬宗李義甫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乃命起居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事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璿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由因舊制勅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居記言之職唯編詔書不及他事大和中詔入閣日起居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正觀故事○采公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為虛名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凡二人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唯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皆所以書言動熙寧初詔諫官兼修注者因後殿侍立許奏事起居郎舍人掌記天

子言動御正殿則侯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革賞罰勸懲群臣進對文武臣除授及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七年詔述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乃止大元有記注院掌記言動置修起居注

書要語

玉藻

天子元端而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記

史記

天子元端而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記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

必告于廟廟有一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幸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後漢荀悅傳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

之法左傳序因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大序莊二十四年曹咸曰

君幸必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春秋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賈誼政事疏外吏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

之書禮春官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

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與廢之政皆本於起居六

典筆載螭坳初寮制左右置史職聯兩省同上執筆殿陛下言

汝記除范祖禹制左右史官號為要地手列策書足以明枉直

之効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桑城制珥筆記言牙光東觀

唐許公集書笏珥彤記事於仙室文選王元長詩序

詩句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傍陳后山寄張舍人官清立

在爐北仗下歸眠玉殿西姚合寄周起居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

猶得在蓬萊元微之詩白樂天

古今事實

曰柱史星

宋一星曰柱史主記過古有左右史之象也晉天文志

稱左侍極

柳玘為左史其著序訓自稱左侍極柳玘家傳

操筆赤墀

鄭覃日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賈林

對仗承旨

唐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已下後謀議皆不得預聞

姚璠請撰時政記百官志

執筆螭頭

唐鄭朗字有答為起居郎文宗謂宰臣曰云云時謂執筆螭頭

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

執筆所記便名為史故事不可取觀帝曰朕亦平常閑語不聞

理体垂將諸來切以為取異自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
醜言朝遂進之本傳又唐文宗勅左右省起居齋紙硯及筆於
螭頭下記言記事六典

置札玉階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為起居舍人時楊嗣復已除起居舍人
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
取進首帝頷之李珣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欄檻之右
疾趨而置詞拜舞焉嘉話錄

善惡必書

劉允濟為著作郎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懼
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本傳

君幸必書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

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曰君幸必書
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若一言垂於
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
大悅本傳

不聞觀史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得觀之否
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誡
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
書之耶遂良曰臣子當載筆君幸必記本傳

不當觀史

魏袁孝宗時為舍人帝索起居注袁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人
主不可觀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
諱屈善惡不實不可為史乃止魏袁傳

文淵閣
卷之四
6
述英立侍

宋講讀官侍述英者皆立每問事則眾人齊對頗紛々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立侍密述德音以詳記錄不可坐遂令立侍長編

延英入侍

至和中知制誥賈黯言延英召侍臣講讀其諮訪之際動闕政躰乞令修注官侍閣中會要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范百祿奏令修起居注則綴兩省班知諫院絀而不與長編

兼諫院職

熙寧二年四月刑部郎中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陳襄兼起居舍人知諫院會要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官范純仁直集

質院同修起居注會要

特用遂詢

唐絢言執政純用科名人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修注闕仁宗遂特用詢會要

无以易乘

初修起居缺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无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宗實

起居郎研壁記

洪邁

兩省之官十有二唐制也今散騎常侍缺由諫大夫而下別為諫院同門而異戶唯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起居實同省其負亦十有二渡江以來蓋損三之一然亦未嘗備也給舍以法從為職凡紫微黃門之政無論大小實書之實行之其未臆者得

必告而還之兩起居日侍殿上備顧問皆各一時清切要官然
去來姓名不謹於掌固四十年間已泮散不可攷邁兄弟前後
四入省率致志焉邁去右史五年而復至乃竟成之獨建炎年
時為不整叙惑太具所來及所去官姑存之合為百六十有八
人其重至三至者二十有三人今廊廟五公皆從吾省于青雲
而直上異時莫盛焉權官不書獨紀南陽公所以尊宰相重吾
省也題名成又請湖東相公大隸表其上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除起居郎狀

吳永叔

漢号自天震躬无地伏念某孤遠之士空疎之才八年鴛鴦之
行屢陪天仗三載鳳凰之掖密承禁庭既點甘泉法從之班復
玷翰林供奉之選幾垂塗之徧歷恐小器之易盈所以兩上丐

祠之章一伸補外之請欲退閑而反進求汰去而復迁至近九
葉莫榮一史點螭頭之水必茹含千古之曾捫柱下之星必淹
貫百家之李苟非俊傑曷稱選掄况直言未罄於上前而陟典
遽升於帝左倘冒居於籠數將資至於煩言古事問高仲舒方
欲力解中書之職人瑞有鄭仁表豈宜疊叨記注之榮敢望公
朝別咨時彥仍以顛天之前䟽遂其補外之私情上无濫恩下
亦知止

辭免起居舍人狀

真德秀

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
言之善否實治乱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其在左右操觚執簡
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无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
重歟伏念某才弗適時孝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饜攝禁林首
尾四年漫云无補循名責實攢斥乃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

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重顧如庸陋乃可冒居况今賢
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其姑
仍舊書少道謹呵精擇名儒以重螭陛
律詩

贈起居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兩路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
函近御筵曉箭追移青瑣闥晴窻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
賦惟待次噓送上天

寄刘起居

姚合

九衢寒霧歛雙闕曙光分絲仗迎春日香煙接瑞雲珮声清漏
間天語侍臣聞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寄裴起居

千官曉立炉煙裏立近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皇帝語書成幾

卷太平書

寄右史李定言

姚合

纒歸龍尾含雞舌更立螭頭運兔毫閭闔欲開金漏尺冕旒初
坐御香高

寄左省張起居

鄭谷

含章復記言清秩稱當年點筆非常筆朝天最近天

寄左省韋起居

鄭谷

風神何蘊藉張緒正當年端簡炉煙裏濡毫御案边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五

諸院部

集賢院

歷代沿革

唐開元十三年召李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為集賢殿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李士六品以下為直李士宰相一人為李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李士侍讀李士等官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四年置集賢御書院李士直李士如開元故事永泰時勳臣罷節制无職事皆待制于集賢門下凡十二人

宋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集賢院皆摠為崇文院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為直秘閣集賢

院李士為集賢殿修撰大元置集賢院有大李士

羣書要語

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

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最於外新唐百官志

詩句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張燕

大凡事實

集賢有人

貞元中集賢李士其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立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李士悉不能對乃訪於蔣乂乂微引根源甚詳悉宰臣高郢鄭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乂祖環開元中弘文館李士父將明集賢殿李士父子代為李士

儒者榮之

李士加大

唐李必為相加集賢殿崇文館大李士修國史必建言李士加大如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李士知院事李士崔圓復為大李士亦引必為讓而止

酒酣賦詩

開元十三年因奏封禪儀注勅李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制詩序羣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為集賢殿時新進櫻桃上令遍於席上散布各令諸官領羣臣賦詩并出彩羅令擲雙六頭子得重彩者分之宴訖錫銀盤雜彩有差

餞送賦詩

賀知章拜集賢院李士後以年老上表請度為道士歸鄉里詔許之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司餞送賦詩序別仍拜其子

典設郡曾為朝奉散大夫本郡會稽司馬侍養知章時以羸疾
昏耄輿而往到會稽無幾考終鄉里祭之

稽古之力

王廻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廻質山東宿儒褐衣
召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
饌及床褥衣被等令廻質坐床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
里巷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譟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寄宿之所

南唐徐鉉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曰此統意羣籍不復問
家事豈宜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尔

賜錢充食

唐開元中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擬稍厚中書舍
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母日入院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

祇供優厚將為糜費嘗謂人曰此何益國亦空致如此費損將
建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明之曰書聞自十而王功成理定則有
奢縱之戒或造池臺或耽声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
講諷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日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
模楷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小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為達也上
聞其言堅之恩養漸減初也

賜贊褒美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美之○張說德重和鼎功踰
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輝○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苑
麗雄下抑揚○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苑李儂藝博才思高
遠○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康子
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秘四科文季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鍾行
叩明鏡不疲蒐象係象動中威儀○韋述職參山甫業纂爰成

六藝述作四始飛英。敬會真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樞衣講習。臨筵振藻。趙文默才比丘明。李兼儒墨叙述。微婉講論道德。東方顛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斯齊。李子釗于木流度。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啓發篇章。呂向族茂。飛熊才方班。馬考理篇。藉抑揚風雅。母與軒轅之任。諫諍之取。聞詩聞禮。有才有識。謀夫泰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咸稟業郁。郁高文英。博識持我刑憲。是稱諒直。余欽文章。兩贍才術。兼美思在窮經。專李舊史。孫季良蓬山之秀。美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橫。尋勅善寫真人貌。李士等欲畫像。書贊於含象亭。屬車駕東行。竟不果。

隔日講易

開元十一年詔李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讀周易。其後皇太子奏請讀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選一明易而有各行。亦无出於侯行。

果者又令行果。隔日爲皇太子講易。

燕飲賦詩

時又頻賜酒饌。李士等燕飲爲樂。前後賦詩奏上。凡數百首。時院內既有宰臣及侍講。屢承恩渥。賜以甘瓜綠李及四方珍異。燕公書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當時詞人稱美。

父子相次

徐嶠授集賢院直學士。即散騎常侍堅之子。父子相次爲學士。

父子代爲

同前集賢有人注

特授全給

宋皇祐四年。知汝州資政殿學士。兵育以疾乞。落學士之職。只守本官。權領西京留司御史臺。仁宗曰。聞兵育以力。李損

心以成此疾且吳育文行方為人之師表比欲召歸講席以備
顧問而亟有此請宜特從之又曰若止守本官則俸入差減可
特授集賢院學士以就全給宰臣等對曰陛下知育之深待育
之厚亦足以勵孤陋僥倖浮之輩天下聞之孰不知勸

古今文集

古詩

集賢院即事

常袞

穆之上清居沉之中祕書金銷深內殿石磴淨寒渠花樹臺斜
倚宮煙閣半虛縹囊披錦綉翠軸卷瓊瑤墨潤冰文篆香銷蠹
字魚舊德双遊處聯芳十載餘北朝榮使薛西漢盛嚴徐侍講
親華袞微吟步綺踈絳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奉和常舍人集賢院

司空摺

謁鳳凰宮蘭室王罽通官附三台貴儒開百氏宗司言陳禹

命侍講發堯聰香卷青編內鈔分綠字中綴籤從大史鏘佩揖
羣公顏謝徵文並鍾裴直事同

和送赴集賢院

徐堅

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賢初有菲參高選首濫承明廡

昭文館

歷代公華

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史二館南齊有
樞明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

館皆著撰文史鳩聚學徒之所也唐武德初置修史館九年改
為弘文館正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
人請館賢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儀鳳中
置詳正學士校理圖籍武德後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上曰
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神龍元年改曰昭文館以

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改修文館景雲中復改為昭文館開元七年又改為弘文館建隆復改為昭文館初以昭文館隸于門下省後以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宰相兼領大李士

大元 昭文館亦置大李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五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廿六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新集

諸寺部

太常寺

歷代沿革

太常寺古之秩宗周曰宗伯秦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惠帝更仍秦舊景帝中六年復為太常其屬官

有大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均官都水諸廟寢園令長丞有離太宰太祝五時各一尉博士皆屬焉後漢省太宰均官都水離太祝五時各一尉凡十官魏建初更仍秦舊黃初元年復為太常增置協律校尉加寺字又置總章校尉北齊置卿少卿各一人其屬有博士協律郎八書博士寺負統諸陵大廟大樂衣冠鼓吹太祝太史太醫廡犧太宰寺署

隋高祖因之置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諸
署煬帝罷太祝署唐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元年改
曰奉常寺咸亨元年復舊武后光宅元年又改曰司禮寺神
龍元年復舊凡藏大饗之器服有天府御衣樂懸神厨四院
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
祥符中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兩制為知院天禧末罷知
院天聖中省禮儀院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
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元祐詔太常寺置長貳中以併省寺監獨
存太常又命太常兼宗正紹興復隆興元年詔光祿寺併歸太常
寺兼領水一真罷大元太常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有卿少卿
丞博士太祝奉禮郎協律郎寺官兼領太廟郊社諸陵太樂四署
容臺類要禮寺唐志禮院杜牧之行社儀制太常
王者旌旂也畫日月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奉

羣書要語

持之故曰奉常後改為太常尊大之義也漢書師古注太常在
六曹尚書之下尚書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戒畧太常
實禮樂之司劉夢得集居九寺之先冠九列之首六帖唐虞歷
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漢之太常是也周禮春官注漢制總群
臣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藏天子之旂常戒林

古今事實

唐有四院

唐制藏太享之祭服有四院一曰天府院藏瑞應及伐國所藏
之宝禘祫則陳于闕庭二曰御衣院藏天子祭服三曰樂懸院
藏六樂之器四曰神厨院藏御廩及諸器

宋名三班

太常寺舊在具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春明退朝錄

尚書裏行

崔日知迂太常以歷年久每朝士參集常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裏行唐書又宋朝太常在六曹尚書之下尚書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李昉談錄

禁林主判

太常寺宋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禮樂之司

太常寔禮樂之司非儒者勿獲劉禹錫傳

聲樂之司

本寺禮儀聲樂之司官屬亦妙選才也兩京記

太常卿

歷代沿革

舜命伯夷作秩宗夔典樂周春官太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祀即太常卿之任也**秦**曰奉常掌宗

廟禮儀漢初改曰太常以列侯忠孝敬謹者居之秩中二千石武帝建元元年制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後漢太常卿一人掌凡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贊天子以社稷郊時事重職尊在九卿之首魏晉宋齊皆置梁天監七年象四時置十二卿太常宗正司農為春卿後魏太常與光祿勳衛尉為二三卿位從一品下北齊太常為寺置卿一人隋因之唐太常卿一人正三品龍朔二年卿曰正卿宋元祐官品令太常卿正四品大元仍古制太常寺置卿一人以少卿丞寺官為之貳

羣書要語

宗官周禮春官注上卿蜀耆舊傳九卿之首漢官解詁常臣司宗揚雄太常箴

大示而下日宿詔大號治其大礼詔相王之太禮若玉不與祭則攝位周禮大宗伯掌六樂同上翼之太常實為宗伯崔駰箴

太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事亦城趙君錫制陪尚省之
衣冠厠容臺之禮樂太平公主表太常不是卿秘書不是監以
其取品清重非他卿監比也李昉談錄太常卿位任特隆冠
儒林藝通禮樂者可以居之賤負令

詩句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白居易賀王侍郎新拜太常正

名推五字貴仕仰三珪權德輿酬太常閣老迂官平生秉周禮

投老秦龍旂張文潛除奉常有感

古今事實

始起朝儀

前漢叔孫通為博士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叔孫通說上
曰願採古禮而秦儀雜就之於是遣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
上左右為孝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蕪野外習之月餘會長
樂宮成諸侯皆朝謁者引以次入殿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

恐肅敬无敢譁失禮者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拜
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稍定儀法

漢惠帝即位乃徙叔孫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
法皆通所論著

不畏強禦

張渙字然明拜太常立節可不之間強禦不敢奪也該見群藉
古今詳備續後書

不事權貴

杜業有才能迂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難經仇伉

劉愷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仇伉劉太常後書

德行堂堂

邢顥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為太常魏志

子傳父業

巨榮子郁傳父業亦為太常初榮授朱普季四十万言多浮辞
省定為十一万言由是有巨榮君大小章句後漢傳

親導母輿

崔邠字处仁為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私第
去帽親導母輿都人榮之唐本傳

不諧為妻

周澤為太常清齋遇疾妻憐其老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
送詣獄吏爭之不听語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日不齋醉如泥

先入見母

北齊趙彥深拜卿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家訓得
至於此北史

對中華殿

令狐德棻為卿高宗坐中華殿問王霸孰先德棻對以任德任
刑為政以清心簡事為本帝悅厚賜之唐書

起望省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為太常卿起樓与尚書省相對人謂之崔
公望省樓國史纂要由六

還第攝事

晋太常王宝啓府舍窄狹不足移家母鍾年高違离靡寧乞还
第攝事詔從之

臨軒作樂

恭讓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謨奏臨軒宜有金石顥宗納焉臨
軒作樂自此始晉書

改按樂童

王涯字廣津文宗時拜太常以樂府之音鄭衛大其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三成獻於梨園亭上悅

振起廢禮

唐元載秉政疎忌楊綰奏為祭酒天下清議益歸於綰乃遷綰為太常充禮儀使以郊朝禮久廢綰振起之

清貧守分

和洽為太常清貧守分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加賜穀帛魏史

風流繼軌

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時爵則豆郁張奮議對則丁鴻劉愷潘尼父之文雅純深華表之從容退嘿自此迄茲風流繼軌以臣况之曾无等級梁陸倕代表

驅千乘車

魏王朗迁太常行陵赤車千乘又唐太常表西京置二十二列首冠金吾東漢有二十九人多迁王鉞戴玄冕之七旒驅赤車之千乘初李記

設九部樂

封敖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庭設九部樂

東面九賓

栢榮為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而坐設九賓後為五更祿終厥身東觀漢記

御衣一襲

後漢楊賜拜太常詔賜御衣一襲

絳服佩玉

魏晉太常卿皆銀章青綬進賢其兩梁冠絳朝服佩水盞玉

布被瓦器

趙典為大常雖必上卿而布被瓦器

老目舊傳

類禮十篇

魏鄭公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一十篇帝美其書

修禮百卷

宋治平修禮書成百卷名曰大常因革禮初歐陽脩同判大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脩嘉祐張洞奏用姚闡縣洵編纂至是成書

取略

奏濮安典禮

范鎮傳英宗即位中書奏請遵濮安詔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大常寺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尤非之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言行錄

議溫成廟制

韓維知太常禮院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公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之意

誤行黃道

陳彭年於禮文尤所詳練常攝太常卿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曲豈與其該洽不復詰問筆談

感詆兩宮

劉敞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臨朝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謂當以義理感詆兩宮時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公因諫談舜至側微堯禪以位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上知其詆諫也慈壽聞之亦大喜

言行錄

賦璣宮圖

宋朝太常寺音律官田琮以上所增九絃琴五絃阮並協律以

旋宮相生之法盡為圖以獻上善之

論講官坐

劉攽熙寧初知太常禮院會建言請官願得坐講下太常議攽曰侍臣侍天子應對顧問日討論不可安坐自若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時議者不一卒如攽言東都事略

儒怯改除

趙宗儒為卿太常有師子樂非會期不作幼君荒誕教坊牒取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合不關白以宗儒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卿唐書

祠待見寵

王璵專以詞解中帝意有所裒被大抵類巫覡肅宗立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

古今文集

○雜著

謝再除太常卿充禮儀使表

高郢

累歲守舊每馳心於魏闕一朝聞命得備位於周行上敷叨忝之深下尉違離之思臣中謝臣聞秩宗之任典司三禮奉常之選班列九卿前古已來用人為重非有望實不宜謬居臣昔叨此官已為負乘之懼今復再歷信增濡翼之憂况專職禮儀別蒙委遇明時大禮方奉郊禋末季謏聞何徵損益飲冰斯切俟駕麻蓬蟻蟻之微无階报国大馬之恋但喜歸朝

謝除太常卿表

權德輿

統和神人典司禮樂臣實庸菲謬叨寵榮臣中謝臣以書生凡輩懦薄无堪生遇昌期累膺爵秩四掌誥命五居列曹遂叨禮卿乃佩相印竟无微效上答皇明自罷宰司再復宗伯旋忝保釐之任屬中謝屬之時淮甸多虞周郊接壤上勞聖慮下輯

戎師臣不敢愛身不敢避事頓抗手疏備陳物宜无披肺肝莫
識已諱自承詔旨許募新軍實使懦夫增氣輒思仁者有勇繕
修器甲招集驍雄每竭一心敢有貳事陛下憂臣不逮全度特
深出於殊私遽降新命沐浴皇澤從容天僚量力无庸庇身何
幸况太常者伯夷叔孫通之職臣且其人五六年間再居此地
感恩知懼循分難任

監祭使所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与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
餘也是必禮与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
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
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
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室應中尤異其禮更号祠祭使俄復其初
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秩罰由是禮与敬无不足者

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
也不肅則无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无以教愛事
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无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
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
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
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
有司執簡而臨之故且采盛牲牢酒醴柔果之饌必實于庖厨
鐘鼓笙簧琴瑟鳧擊之樂篋簋虛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豐
洗俎豆醴罍之器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
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頭設垂扞于堂下以脩官刑而
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奏櫛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
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
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

方祀真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
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寶畢備而听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
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二人之下進而領
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礼尚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
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而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於
簿書得為是賦者若干人書焉

重修太常寺記

樓鑰

礼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礼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无他言也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及詩言志歌永言言依永律和
声八音克諧无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
戛擊鳴球以至鳥獸蹌々箫韶九成鳳凰來儀何樂之詳也三
礼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礼春秋掌邦礼而大司樂以下
屬焉則夷夔之任已歸于一矣為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

府史胥徒凡一千二百餘其間上中下暨至二百人眠瞭又三
百人而舞者歟寡尚无数抑何其備也孔子之時礼樂已闕其
觀於周而歷聘諸国志固在於行道未始不切々於二者故問
於老聃問於長弘止於論語一書求之執礼固所雅言而言樂
為尤歟至聞韶而不知肉味且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所感
深矣為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意
盖鄉人邦国所用之外樂歌多失其声苟聞歌而善必使再歌
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之声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礼樂自此可得而述故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止雅頌各得其所豈苟云乎哉自大師
擊適齊至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亦多不得其說摯而下皆樂
工散之四方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樂
失求諸夷者邪安上治民莫善於礼夫人而能知之至於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鳥可不求其故哉今又幾二千年禮既多廢樂尤失之皇朝累聖非不講明所謂禮者尚可求之簡冊一時鉅公論樂其盛卒不可以復古蓋其本亡矣樂之本在声无知之者而力求於尺度秬黍之末為可歎也近世陳氏兄弟禮樂二書流傳於世禮尚可考樂亦名焉器而已耳高宗嗣歷庶事草創而卿列不以一日廢治駐蹕外塘以法惠僧寺東偏隙地為勅令所又街之東則為容臺尚不足以盡設禮樂之器遇閱習則列宮架於法惠寺中紹興二十一年少卿王公普始請易地會勅局中廢遂遷焉中為寅清堂眺夏屋於是為稱法惠既廢為懷遠驛又以為臺諫官舍勅局再建於寺之舊處而容臺不移於今五十年矣梁棟墮圯日有覆壓之虞卿少又闕嘉定二年崇慶張君鈞為主簿已歎其不可居既承胄監又轉而承於此時司農大府俱舍舊以趨新或謂亦可遷矣君曰此禮

樂之司庭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弃矧盜泉勝毋古人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度材於天邑凡而叢費取其貲而親出納之部下之煩末吏曹之謾欺一切痛革之手賦工直察其勤惰惰者至執扑以扶勤者或醺酒以勞百堵皆與衆役競勸始於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工三千五百有奇而內外堅鞏華於舊宥有加而無不及觀者駭歎謂工於營私者未必如是之敏且辦也發地得泉石刻名曰觀音且言飲者可以愈疾尤是法惠之舊濬而澄之泉甘且冽結亭其上扁以汲古皆不在調度之數而宜其大有不足而反因樽節之有方餘錢二十方歸之府中而寺有勲臣畫像及書籍歲久脫落又欲為一碑未能也府師將作益王君柎復以為助今皆如所圖不愆于素而求記於其自念老矣豈復為文頃歲嘗叨簿正博士少列之命二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退周旋於其間茲

喜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日所聞者自見故弗辭君飽茶
工詞章沈嘿靜重號蜀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以云之什邡
劇邑也辦治有餘力今日葺理官寺朝論翕然稱之每言前後
同寮協力以濟登茲不自以為勞其言曰今之天下雖不易於
為而於其尚可為之中卒至於不可為者意其無不息之誠且
不能充是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存者如此宜乎見諸實用者有
此也寺無他碑乾道七年黃公鈞為壁記謂後世以儀為禮以
器為樂其於聖賢之道遠矣惟儀与器又皆因陋就寡浸非六
經之故蓋嘗誦其言而歎息今鐘鼓玉帛具在而官寺又備矣
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彷彿於古者乎

熙寧太常祠祭摠要序

楊傑

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太社大稷太一九
宮膺蜡為大祀文宣武成風師兩師先農先蚕五龍為中祀壽

星灵星中雷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錄為小祀凡大常典
禮少府共服器光祿共酒齊黍稷果實醯醢將作共明水明火
大府共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為之騷
然熙寧四年文詔以諸寺監祠事隸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
也大常初置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群吏各執故習惘
然不知祭酒之職事傑乃集諸司所職為旁通圖一卷以示之
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群祀
然易明有司百執各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幸命曰熙寧

祠祭摠要云

常劄子

張孝祥

恭惟陛下北郊廟祫愛主幣懷柔百神獨書詩之薦末稱明
德伏觀大常所奏樂章第其篇叙則有詳略之不同稽之文義
則或違悞之弗協三歲之祝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

所傳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惟 真宗 仁宗宴始親制薦享
樂章所以申景鏢宣至和假三灵之驩者炳然与日星較著而
當時輔臣翰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足
道也臣愚欲均聖慈深詔近臣凡取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標列
部分具以奏御陛下万幾之暇用列聖故事擇宗廟郊禘親祠
所用駿發睿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大臣与兩制儒館之士一
新撰述哀為成書下之太常以俟來歲郊見奏焉庶幾中具追
繼詔句施之無窮

○律詩

贈太常卿張均

杜甫

氣貌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
闕琳琅識介珪通籍踰清瑣耳嚮照紫泥弼諧方一展班序更
何躋

太常少卿

歷代沿革

周小宗伯少卿之任秦漢无聞後魏大和初置少
卿一人後周為小宗伯景明初少卿為第一清選

明礼樂兼天文陰陽者為之隋置少卿一人煬帝置二人唐

武德置一人正觀置二人龍朔改為奉常大夫宋少卿无職

事以為階序品秩元豐正名始有職掌元祐元年呂純礼為

少卿御史論門廕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中興建炎三

年詔太常少卿一員兼宗正少卿大元太常卿之下亦置少卿

奉書要語

介卿左傳君之卿佐同上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
礼凡大礼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備小祭祀

掌事如大宗伯之礼周礼俾居列卿之副公是行呂務簡制太

常貳卿尤為高選其省侍從多出此途曲阜制參河海之亞類

要官儀亞河海之重胡文恭行制亞扶象河楊億代表奉常貳
卿白集除李常制宜參稷嗣之業以稱巨業之遇曲阜制

詩句帝命詩書將壇登禮樂卿杜牧送崔少卿鎮夏州素尚寧
知責清談不厭貧溫庭筠

古今事實

賤錚于樂

魏斛斯徵字士亮博覽群書見精三禮兼解音律自魏雅樂廢
徵博采遺逸始備又樂有錚于者或自蜀得之皆莫賤見之
曰此錚于也北史

辨阮咸作

元儋景雲中授少卿行冲以系出跣跋恨史无編乃撰魏典二
十篇孝者向之有人得銅器似琵琶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
所作也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增損雜樂

韋方石上元中迁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醮會雜樂皆方石与
姚玄辨增損之時人以為称耿

參定雅樂

張文收善音律太宗將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与少卿祖
孝孫參定雅樂

今為清卿

齊太常少卿袁聿脩巡省河南兖州刺史邢劭与聿脩故舊嘗
於省中呼聿脩為清郎至是送紬為信聿脩不受与劭書曰瓜
田李下古人所謹劭報書曰昔為清郎今為清卿矣賤官分紀

使教女樂

唐太宗使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數被讓王
珪与温彦博同造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誚之天

下其以士輕乎通益

諷讓中令

薛稷遷大常少卿會鍾紹為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
紹京本胥史素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
之美帝然之遂許讓中令

請置太祝

宋鮮于侁字子駿元祐初為少卿會能太祝侁言神考釐定官
制大常設奉禮太祝難廢咸乞復置仍請自朝廷選有孝行者
授之朕詔從之

同判大常

呂公著嘉祐中同判大常寺數言濮王在殯請燕北使毋用樂
輟上元遊幸廢温成廟多見聽用言行錄

同知禮院

張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嘉祐二年登第熙寧二年賜對除崇
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

錫瑞錦

唐馮定字介夫為少卿文宗每聽樂詔奉常習開元霓裳羽衣
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勸樂工闕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
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文宗因吟其送客西江詩錫禁中瑞
錦詔悉所著以上迂諫議大夫

賜金紫

宋英宗賜少卿孔叔暮金紫叔暮以勞當迁上不欲以卿監當
莞庫之務故有賜後以為例分紀

古今文集

雜著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 及

大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大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去大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林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屋壁所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目賢者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遠而改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為之志

太常寺丞

歷代公華

奉常秦官有丞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蓋五禮六樂所自出也後漢諸丞皆掌行礼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歷代皆有之唐因隋大常丞從五品下凡享太廟則脩七祀于兩門之內分判寺事宋皇祐中詔特差近上知禮官一員兼丞事李泌之請也建炎三年省紹興二年復置今大元大常寺亦置丞於少卿之下

羣書要語

丞於奉常參總禮樂之事南唐制擢丞禮樂之司胡文公行王已并制入丞樂卿丁山王臣制丞諸樂

卿贊我邦禮

王珪制奉常禮樂之司丞博士實參論議選用之重非他寺比

詩曰臨風曲臺淨對月壁池寒

樵德輿贈柳博士兼大常暫輟

清齋出大常重携詩卷赴甘棠自太常丞授工為詩劉禹錫送王司馬之陝州

古今事類

上言得失

前漢谷永數上疏言得失

決定疑議

陶覆之為丞凡宗廟疑議多所決定時人為之語曰定禮決疑

問陶覆之陶氏家傳

懷嫌不去

韋弘為丞父賢以弘當嗣大常職掌陵廟煩劇多過較弘自免

懷嫌不去官及賢疾篤弘坐廟事繫獄分紀

居官不遷

陳文惠公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十二年不遷言行錄

記東夷曲

唐天后時李嗣真開東夷三曲一遺授胡琴彈之无一声遺志

復太廟制

范希純為太常丞舊制太廟薦享逐室設常食一牙盤元豐四年奏罷之希純奏請復舊制易其名曰薦羞東都事畧

詔閱工器

紹興十一年時大樂久廢詔太常丞周執羔輯舊聞閱工器而樂始備中興系年錄

首論聖孝

李浩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孝以為人主務孝則其餘嗜好无間而入矣曾李程撰行狀

銅印墨綬

後漢諸丞皆掌行礼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皆銅印墨綬晉宋銅印黃綬齊梁墨綬

介幘皂衣

晋宋九卿置丞進賢一梁冠介幘皂衣

太常博士

歷代沿革

秦官漢叔孫通為博士定禮制博士掌通古今貞多至數十人**後漢**置十四人**魏晉**時掌引道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歷代皆有**隋**四人**唐**因之甚為清選從七品資位与補闕同掌撰五禮儀注按三公三品以上功過善惡為之謚大禮則贊卿導引乘輿贊相祭祀定誅謚及祥瑞之事**宋**祥符中置博士二員後四員无豐正名初除何洵直博士掌講定五禮儀式有改革則據經審議凡於法應謚考其行狀撰定謚文有祠事則監視儀物掌凡贊道之事**中興**省丞簿而太常博士如故紹興九年諫議

大夫魯統言祖宗朝太常博士四員今見一員添置一員隆興元年從王太宝等議併省博士一員**大元**太常寺亦置博士

羣書要語

曲阜行呂希純制特陞司絕之屬胡文恭行呂待問制從司絕之相礼行吳紳

制抱最相儀

行劉襲禮制典絕儀於礼閣行景融制典相儀礼

贊道乘輿

行章岷制資淹中之亭講野外之葦同上稍迂礼閣

有贊道乘輿之榮

行蔣秘制儀最典司行許立制曲臺贊相之

儀

並胡文恭行解賓王制訓礼曲臺夏英公行王正倫制崇時

謂博士為礼官亦有称礼官大夫者晋中興博士之取端委佩

王朝之大典必詢度焉

通典博士掌辨五礼之儀式奉先王之

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則与卿以導贊其儀六典

朝廷礼制或損益有疑中外謚法或褒貶不決博士比得正之

白集鄭商制

又太常博士定謚法掌儀注兩京雜記開元中以

太常禮儀音樂之司屬亦擇才博士尤為清雅雍洛吳錄

古今事實

博士入相

崔龜從詔曰博士重官也由此選者繼登三事而又並時同位者相望元和初權德輿李吉甫同在相位長慶中竇易直在中書杜元預提印使西蜀今僕射相公始與鄭文簡公肅中與韋公琮同居中書余復叨重委因志所同以遺它日亦以知博士之選為重焉時令狐綯父楚亦以博士入相時人榮之

郎中兼職

裴臣通古今祀儀為太常博士及至郎中每兼其職職林

明練典故

李士用貞元為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

參綴典儀

張薦貞元中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為參綴典儀略如舊章

條次新禮

王彥威淹識古今典禮求為太常散吏補檢討官彥威采隋唐禮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拜博士又職林云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已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為續曲臺禮三十卷

舉修墜典

柳子厚為陳京慶復行狀云公為博士卒死禮修墜典

改集禮院

令狐綯守兵侍同平章事其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而同列必先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皆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禁其舊署乃改集太常禮院因改為集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六典

撰明堂儀

享叔夏撰立明堂儀註衆咸推服

分紀

獲黃鍾樂

李嗣真為博士訪獲黃鐘衆樂遂和

造方域圖

呂才為博士造方域圖

專戎府檄

南唐高越遷博士淮上兵起召賜金紫俾專戎府檄書九國志

詳曲臺儀

令狐楚曰叔孫通起帝典於桴鼓之中自此以還鴻生碩儒若賈誼董仲舒公孫洪稀不以此進元帝詔丞相御史明於古今通達國射故為博士今行能在臣右者知其班末祿寡莫不以博士為愧臣獨以為榮詳曲臺之儀法攷庶僚之功行大常二

卿始蒞事博士無參集之禮

晏公類要

增換樂律

呂才正觀時祖孝孫增換樂律不能決温彦博曰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王珪魏徵稱才製尺八十二枚与律諧契

撰進禮書

元祐五年太常博士陳祥道以所撰進禮書精密給事中范祖禹言其精密過於聃崇義詔兩制詳之通略

榜逐胥吏

陸巨為博士寺有祀生子真

一作禮史

又於其事凡吉凶六儀

祀官不能達率訪真倚以倨橫元和冊皇太子真參議偃蹇

巨榜逐之胥吏失色

追補容典

商盈孫僖宗時為博士時喪亂後制度凋紊追補容典皆盈孫

折衷又昭宗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縣制度盈孫安周法以筭數
正陰陽書

呂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病陰陽家所傳書多繆偽淺惡世益
拘畏命才去宿李老師刪落煩訛共加刊正掇可用者為五十
二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行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云
進清時圖

米友仁進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各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
人以為榮九朝要略

宜謚文禮

王居正字剛中為太常博士朝廷懲創王氏邪說之禍會故相
韓儀公忠彥請謚公引儀云熙寧初闢近臣坐講之請有功名
教且謚文禮讀者皆竦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禮為謚者
謁宰相求易宰相以謂公公不為改呂東萊集

改封衍聖

祖無擇遷太常博士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孫宗愿為文宣公无
擇言唐開元中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
謚而加後嗣也遂改封宗愿為衍聖公東都事畧

引誼固爭

唐紹為博士中宗時始郊祝欽明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
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紹以為非禮引誼固爭詔禮
官議眾曲意同徇蔣欽明紹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據禮以對

德宗親郊柳冕攝博士據禮以對天子嘉異

議建七廟

尹知章遷太常博士中宗建言以涼武昭王為七廟始祖知章
議武昭遠非王業所因乃止

請為別廟

陳正節迂太常博士元宗奉昭成祔睿宗室而欲肅明皇后并安焉正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妣之德升配睿宗南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小呂以享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于外以歲時致享南明準同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又與博士蘇欽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商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一廟有天下者從祢而上事七廟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禘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祿獻承序詔

可並唐書

奉詔楷書

崇寧中米芾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堅小楷字作千字文以獻九朝要略

從祀贊導

和峴字晦之凝之子也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贊導乘輿進退閑雅太祖謂近侍曰誰氏之子何相禮之明辨乎左右即以峴闕閱對尋拜刑部員外郎兼掌太常寺太宗實錄

議郊祀禮

唐裴守真授博士高宗將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守真曰據周禮因語郊祀天地自射其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生射牲至於餘祀无射牲之文唐書

去孝弟字

崔龜從太和為博士最明禮家沿革時享宗廟敬宗祝版稱皇帝孝弟乃去其孝弟從之又稱九宮皆明室不容為天祠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職官分紀

太祝

歷代沿革

周建天官先六大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秦奉常有太祝漢景帝中元年更名祠祝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廟祀後漢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宋**北齊**皆置隋高祖置二人唐開元減置一人宋元祐官卑太祝從八品大元置太祝於博士之下因舊制也明太祝掌六祝之辭曰順祀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以事鬼神祈福祥也周禮天官

羣書要語

陰猛好學溫良

陰猛好學溫良於儒林以郎遷太祝令

奉禮郎

歷代沿革

後漢大鴻臚有治禮郎四十七人後齊鴻臚寺司儀署有奉禮郎三十人後周有理禮中士下士各一人隋大常有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大廟諸陵煬帝減置六人唐二人從九品上掌朝會祭祀君臣之版位武德中改為治禮郎置四人永徽後為奉禮郎開元二十三年減一人宋元祐令從八品大元太常屬亦置此官

古今事實

古今文集

協律郎

歷代沿革

漢武帝時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後漢亦有之至**魏**武帝社夔亦為之**晉**改協律校尉**宋**齊亦有其官**梁**太常屬官有協律校尉後魏有協律郎北齊二人**隋唐**因之**宋**元祐令從八品**大元**太常屬亦置此官

羣書要語

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凡大樂鼓吹教樂則監試之為之課限凡淫聲過聲及凶聲慢聲皆禁之使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暢於中發於外以應天地之和若祭祀享燕奏樂卒戾則升堂執麾以為之節制舉麾鼓祝而樂作偃麾戛敵而樂止唐典

古今事實

善新聲

前漢武帝時李延年善新聲以為協律都尉

識舊樂

魏武帝平荊州得杜夔知音識舊樂以為協律郎

太廟署

令丞

歷代沿革

周有守祧之官掌先王之廟**漢**太常屬官有諸廟令長丞後漢高廟令世祖廟令各一人主守宗廟按行掃除無丞**宋**太廟令一人領齋郎二十四人**隋唐**无聞**宋**別置太廟后廟宮闈內各一人以內侍充後改以內侍充隸以本寺**大元**置署隸太常有令丞各一人

古今事實文集

並闕

郊社署

令丞

歷代沿革

周人建國左宗廟右社稷祭天於南郊之園丘就陽位也祭地於北郊之方壇就陰位也故有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以時而祭則徵役於司隸帥其屬而修除之**秦漢魏晉**山置太祝令**宋**有明堂令丞掌宗祀五郊之事**唐**有太祝及明堂令**梁**太常卿統明堂太社等令丞**比****齊**太廟令丞兼領郊祠崇虛二屬丞郊祀掌五郊群神崇虛掌五嶽四瀆神祀**後周**有司郊上中下士各一人**隋**太常統郊社署又置門僕齋郎**唐**郊社署各各一人掌五郊祭祀明堂之位祠祀祈禱之禮丞為之式**宋**嘉祐元年置命將作監主簿石祖元為之元祐令正九品**大元**置署隸太常有令丞各一人

古今事實

闕

古今文集

闕

諸陵署

令丞

歷代沿革

周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漢**太常屬官有諸陵令元光元年分諸陵邑**後漢**每園令丞各一人令秩六百石**晉****宋**隸太常**梁**改曰陵監後復為令班第一品第九**後周**守陵每陵上士一人**隋**諸陵每陵令各一人**唐**因之開元二十五年諸陵廟隸宗正天寶十二年隸太常後改屬昭乾定橋五陵署為臺升令為五品上至德二年復隸宗正永泰元年隸太常大歷元年復隸宗正**後唐**應順元年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人**宋**元祐令陵臺令從六品**大元**置署隸太常有令丞直長等官又置提點山陵使及副使

古今事實

古今文集

卷五

為茂陵令

漢司馬相如為茂陵令

古今文集

雜著

陵令箴

漢胡廣

昔在皇葉葬野衣新礼非極哀不樹不封瓦棺即周虞夏後增壤不毀庸奢不害生是謂皇極百王此經故厚不可始皇薄不可王孫乃眷西漢爰矩孝文陵臣司臬敢告守人

提點山陵

羣書要語

詩句 草草山陵賊事厭厭罷相情懷 章子厚為求 泰山陵使專權有曾口誣數文作詞略云

古今事實

擅移抵罪

雷允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下謂比之朝廷命呂許公為魯肅公乘傳按視尽得其迹及允恭等盜没金室以方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相

上疏求去

宋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為求昭山陵使事畢而上不豫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園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祔廟而臣時為山陵使事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天下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則家不出

太樂署

歷代沿革

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子之政教國子又有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

之聲至秦漢秦常屬官有大樂令丞又少府屬官有樂府令丞後漢大常樂令一人秩六百石魏復為太樂令丞晉元帝併于鼓吹宋太常有太樂令丞齊梁因之又別領清商丞及有庫丞陳因之後魏太和間置太樂博士北齊置令丞後周禁中加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于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伎自是不隸太常開成二年改法曲所製院曰仙韶院大元置令丞隸太常寺

羣書要語

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崇書掌教樂人調合鍾律以供邦國之祭祀享燕丞為之貳唐六典宮商角徵羽戠在太樂唐律麻生志陶唐五帝設為六樂揚雄太樂令

古今事考

應圖識

明帝永平十二年曹憲奏尚書璇璣鈴日有暈漢德微作樂名太詔改太樂令丞以應圖識續漢書

正雅樂

魏黃初中以杜夔為太樂令使正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樂歌樂師尹翔能習宗祀之典舞師馮肅曉知前代諸樂夔手刻父迂協律都尉

教宮伎樂

成帝咸和中詔太樂令戴綬教宮伎樂賜米百石布二十疋晉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官考太樂令注

徐筠

按周官大司樂中大夫二人而屬于禮官之宗伯古者取士必
繇乎孝其教之也必先乎樂大司樂孝官也掌成均之孝政樂
非置鐘鼓而教亦必非佔畢之謂而已自漢以後射策決科之
孝勝博士弟子負徒以區區之文為黜陟之令雖同領屬于禮
官之太常而大司樂不復焉聞孝政專治樂事所謂樂德樂語
非復先王之舊矣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六

新集